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十

起天復三年二月盡天祐元年閏四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以不出上意也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

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禮及致仕嚴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

王建所匿得全

補駐清海軍在嶺南程匡柔或于時出使在淮南故爲揚行密所匿耳

遵美性忠謹

初爲樞密使見其類之肆橫因歎曰北司供奉官本以胯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且樞密使無聽事惟設屋舍三楹以藏書而已今堂
狀帖黃決事此乃楊復恭侵奪宰相之權也遂致仕上幸鳳翔復
爲扈駕及上還宮卽遜去隱於蜀青城山年八十餘以壽終 甲
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展實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
道詔書獨鳳翔無之展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
詔書示人不廣崔允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
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竝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
偓曰崔允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
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
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啟竝
賜自盡

蘇檢盧光啟皆鳳翔所命相惟檢惡其黨蘇韓全誨李茂
貞故殺之考吳曰實錄檢光啟竝賜自盡一說檢長流還

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

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

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皋乘輕舟至滌口滌口在武口之上對岸即

夏浦舉火炬于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己卯

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 知溫州事丁章爲木工李彥所殺丁章得溫

州見上卷二年未有朝命爲刺史止稱知州事 其將張惠據溫州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

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

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真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楊行密遣

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

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

殷從之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滌口

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

萬沿江東下先是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

署滿舍也言其舟長

關和荆州皆載其上

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

齊山音其高地

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輕疾也至是乘之以行掌書記李珣諫曰今每艦載甲

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

皆吾讎也

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

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

巴陵

九域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

大軍與之對岸壁壁勿戰不過一月吳

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珣燈之五世孫也

李愬天寶之末死于安祿山之

難在後歸中原仕於梁

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

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

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其閑之乃集諸州馬大閱于星宿山官馬入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閒遂及茲數 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敬暉舉眾棄城而去先是振武將契苾讓逐戍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

吐谷渾自赫連逞與克用作敵

釋雖敗死其部終未可心服故屢叛

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荊江口

大江自蜀東流入荊州界謂之荊江

荆江口卽洞庭之水 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
與大江之水會處

去迺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

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王子神福遣

其將秦裴楊戎將眾數千逆擊汭於君山

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
里亦名洞庭之山巴

陵志曰君山 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

文德元年成汭襲裴南至是敗亡考異曰折紀彥斌之弟彥恭

至鄂諸江陵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

今不取北夢瑣言天 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勣聞之亦引兵去許德

勳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

遂舉族遷於長沙

僖宗光啟二年鄧進忠取岳州傳弟進忠至是
而亡考異曰馮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荆南振

旅還遂入岳州刺史鄧進忠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

州刺史鄧進忠帥其眾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略地荆

南遷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
故事言開平中收荆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
云乃克桂林乃襲荆洛彼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二年十月朱全
忠討袁州趙匡胤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荆南然則七月
計德勳何由降地荆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德三年成汭敗死德勳
及雷彥蔚襲江陵還取岳州與何致雍碑意略同故以行年記爲
據 馬殷以德勳爲岳州刺史以進忠爲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

忍有父風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李茂貞畏朱

全忠自以官爲尚書令在全忠上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爲尚書令官在全忠之上累表乞

解去詔復以茂貞爲中書令 初崔允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

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允懼與全

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

禦之備六軍十二衛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

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六軍各軍步兵千入騎兵百人合六

千本 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公可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允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至忠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而允不之知與元規等繕治甲兵日夜

不息 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爲武甯節度使 朱友甯攻

博昌 博昌漢唐屬青州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唐過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管下有博昌鎮 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甯驅民

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

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歸範之舉兵也朱溫令

師範朱友甯揚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眾死者大半俄而

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翊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博青州別將攻北海度膠水寇登萊等

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癸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甯帥師被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傷五千餘眾暨北

海馬嶺遺鏢五月辛亥初離歷下向豐齊驛甲寅上到汝陽乙卯
奏王師獲延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
少尉木時常炎毒卻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
將劉捍謀日捍賊驍赴軍將傳諭上意發將士令奮力進攻必可
克也今請上御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
汝陰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賊此則破隋昌在五月
今從朱進拔臨淄臨淄漢古縣久廢隋復置於古齊國城抵青州
友甯傳唐屬青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里

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

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父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劉康父朱

全忠所用也以淮海都游弈使張訓為刺史揚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源東暨於海迤邐表數

千里故區都游弈使以謹防邊也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

甯於石樓為兩柵據舊傳石樓近臨淄丙子夜友甯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

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甯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

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甯劓自峻阜

馳騎赴敵馬什青州將張士臬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

河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以淮南之兵是兩鎮兵也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

友甯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胸臨胸

唐屬青州九域志曰在州東南四十里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

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

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爲茂章歎曰使吾

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是

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輔唐漢安邸

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爲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

騎爲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虔章

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

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

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以踏伏俟望敵之遠近眾寡

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

而還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 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爲

節度使王建之請也 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咸亨五年分婺州之

金華西界通蘭溪縣因溪水爲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 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

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肯會詢親吏來奔得建

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

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建徽不顧鏐以是

益親重之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

歸大梁 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前渝州刺史王宗本

王宗本前此刺渝州亦王建命之也罷官歸成都故稱前

言于王建請出

兵取荆南建從之以宗本爲開道都指揮使將兵平峽

峽二三峽也

初

甯國節度使田頽破馮宏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歛爲巡屬

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宜州巡屬後田頽因有功而求之

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

求賂於頽頽怒曰吏知吾將下獄耶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

復入此矣時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而頽兵強財富好攻取

行密每抑止之頽不從及解釋錢鏐頽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

言於行密曰頽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

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頽有良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不合行密知

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頽以儒爲忒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

日矣。頽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

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討田頽等叛，備制削

奪王官爵命頽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于境上。王知其詐，妄按新舊紀實錄，果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官爵命杜洪等爲招討使事。今不取。

仁義悉焚東塘戰艦。

東塘卽揚州東塘，淮南之戰艦，東馬對岸卽潤州界。故仁義得

焚。之。頽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尙

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

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勅兵具舟楫及暮遂

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頽。己丑，安仁義襲常州。

九域志：潤州東南至常州

一百七十一里。常州刺史李迺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

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

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

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

壽怨怒陰與田頴通謀

壽賊莫日德盛不押解拜像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揚行密狎侮

朱廷壽幾至於亡國喪家壽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頴遣前進士池州杜荀鶴至壽州與延

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

揚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于臨朐

九域志臨朐既在青州東南四十里

又二百六十里至密州

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

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

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揚師厚勦梁洪嗣青人大敗北走殺

俘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胡日東萊郡遺州兵泊土圍五千八將

援青黑我師邀截窮無一二存焉即時徙寨逼其圍閣唐實錄

略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揚師厚繼告捷于臨朐比及青州

四面築殺賊黨斬頴眾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

欲入青師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下又有丁亥上

誕辰聞朱友倫死誕辰乃十月二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也

下又別有十一月疑上文十一月是十一日字或七月字又曰一

日師範請降誕脫二十字二十一日即戊午也今從梁實錄○開

音因又音烟闇音
蛇又音都城門也

初楊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

六英雄皆身經百戰獨徐溫未有戰功及朱延壽謀頗泄行密欲
誅之而未得其策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以誘之
行密乃詐爲青直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
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
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
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溫出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
人溫以功遷右衙指揮便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
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
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
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

眾管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雷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

之 田頽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

天復二年田頽克昇州
揚行密以李神福爲昇

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頽乘虛襲
之九域志宣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

神福自鄂州東下頽遣

使謂之曰公見幾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

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頽有老母不顧而反三

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感勵頽遣其將王壇

汪建將水軍逆戰

光化二年田頽將康
儒取婺州土壇歸之

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

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

賊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

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

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

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眾戊申又戰於皖口

舒州懷甯縣有皖口鎮當皖水入江之口

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縮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

高涓頽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

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

置使臺濂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

濂擊頽

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

全忠誠朱瑄已得棣

州邵播又以州叛附王師範

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

戊午王

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于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

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

師魯爲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

天子西去欲迎軍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

考異曰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

一月師範降編懸錄曰十一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人奉款撤至軍前請舉族歸降師範校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月戊

午今從之 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爾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

其罪亦遣使語鄩 田頽聞憲濠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

行棕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

蕪湖漢古縣晉氏南陵以上黨與和遺民

儻立郡縣于蕪湖江左遂爲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至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 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濠營寨編小纜容二千

人頽易之不召外兵濠入頽境番陳而進

番陳者分兵爲數部更番列陳整兵而後進以

備倉猝 軍中笑其怯濠曰頽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

頽遇於廣德

九域志廣德西至宣州一百八十里宋白曰廣德縣秦鞏郡地漢爲故郡縣

濠先以楊行

密書徧賜頽將皆下馬拜受濠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頽兵大敗又

戰於黃池兵交濛僞走頽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頽急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眾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頽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初蘄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會王宗本兵至

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

夔忠萬荆南巡屬施黔中巡屬

王建復以

矩爲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

盟唐蜀之險要

瞿唐峽在夔州東五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石壁之如門

乃棄歸

峽屯軍夔州

荆南自此止領荆歸峽三州

建以宗本爲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

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

史言王建全據峽江之險九域志自

黔州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

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于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

汝可察之從周獻猷而退攻城爲之緩邠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人之外援旣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諭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邠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邠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

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邠自兗州來降舊紀十一月邠以兗州降實錄十一月邠降薛居正五

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邠降邠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邠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邠邠卽出城聽命新紀十一月丁丑邠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兗相連不遠師範之降亦以青邠豈有自戊午至丁酉四十日師範使者始至兗

州邪十月丁丑日
從周爲具齋裝送郛詣大梁郛曰降將未受梁

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

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寬

州量何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

車駕于鳳翔諸將皆賜迎鑾果毅功臣郛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

將具軍禮拜於廷郛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拜爲係大副後

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實爲秦寧節度使代之 宰曰宿衛都

指揮使朱友倫與客驛毬於左軍墜馬而卒

告今日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

紀年錄詳居正五代史又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 全忠悲

怒疑崔允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

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荆南朗人棄城走人

雷彥威之兵成濟亂死 匡凝表其弟匡明爲荆南副後時天子徵荆南無帥詎人違守之

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輸不絕 楊行密求兵於

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鑑屯宣州

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宣州以助攻田頌

指揮使楊智攻睦州

陳詢時據睦州苛錢鏐而睦於田頌

又遣別將取婺州使沈夏

守之 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

鳳翔李茂貞邠州李繼徽

朱全忠疑其復有

劫遷之謀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 十二月乙卯田頌帥死士數

百出戰濠陽退以示弱頌兵踰濠而鬪濠急擊之頌不勝還走

城橋陷墜馬斬之其眾猶戰以頌首示之乃潰濠遂克宣州

景福元年

田頌鎮宣州 初行密與頌同闕里少相誓約爲兄弟及頌首至廣

陵行密睨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

密以李神福爲甯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

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穎草
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以文昌爲節度牙推文昌
湖州人也初穎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
師從常保護之後穎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穎
戰死傳瓘於是得免師從合肥人穎之婦弟也穎敗與傳瓘同歸
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 辛巳以禮部尙書獨孤損爲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

獨孤及見二百二十
三卷代宗永泰元年

中書

侍郎兼戶部尙書同平章事裴贄能爲左僕射 左僕射致仕張

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
濬鎮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爲劫盜圍
其壘而殺之永甯縣吏葉彥素爲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

曰相公禍不可免耶君宜自爲謀潘謂格曰汝畱則俱死去則遣種格哭拜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格遂自荆南

入蜀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常選將練兵乘秋深

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

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寒差暖霜降草猶未盡

喪故契丹並塞牧放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

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

寇渝關

契丹阿保機始此宋白曰平州東北至渝關守捉一百九十里

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

守光僞與之和設帳犒饗於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眾大哭

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列傳皆云光啟中守光禽舍利

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贖之按是時仁恭猶未

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薛餘傳及王暉惠餘錄 初契丹有八部

修曰契丹君長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日但告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難部七曰

集解部入曰奚盟部部之畏懼大人等處九國志契丹古句奴之
稱也代居遼海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
幽州七百里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
分八族一曰利皆耶二曰乙室活耶三曰實活耶四曰納尾耶五
曰類沒耶六曰內會耶七曰集解耶八曰奚盟耶管轄四十一
縣有台入族之長皆號大人觀朔史常推一人爲王建康故以時
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其王曰智爾鹽土
稱大累來朝貢光啟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薰
食諸部遂趨奚空鞏之屬咸被舉役漢高祖實錄唐僉錄皆曰信
昭之際其王耶律阿保機怙強恃勇距諸族不受代自號天皇王
後諸族趨之需用舊制保機不得已傳檄鼓且曰我爲長九年所
稱漢人耶律欲以古漢城領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爲一部諸部諾
之俄設策復併諸族稱皇帝土地日廣大順中後唐武皇遣使
與之連和大會于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爲昆弟莊宗列傳又曰
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入寇我雲中太祖
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曰唐
室爲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
許諾保機說還欽德以兩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保機故雲
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盃往來以展
酬酢之禮保機喜謂武皇曰我蕃中會長舊法三年則罷若它日
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須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
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教不受諸族之代越志忠廟庭

雜記曰太祖諱億香名阿保謹又諱斡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
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鞮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又云兀立王則
眾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羣牧孳
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眾部別選一名爲
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爲眾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頌康
故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其勸太祖不受代新唐書載契丹八部
名與漢高祖實錄所載八部名多不同蓋年紀相遠語不常耳
其實一也阿保謹云我爲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代久矣非因武
皇之教也今從漢高祖實錄又唐餘錄前云乾甯中劉恭仁鎮幽
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述律阿鉢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
乃云大順中與武皇會于雲中按大順在乾甯前乾甯二
年仁恭方爲幽州節度唐餘錄誤也○噎音鴉又音乞 部各有

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

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字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

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五姓奚一阿會部二處

部五元俟折部各有尊統主爲之酋頡頏陽修曰奚當唐末居陰

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北皆數百里分爲五部一曰阿骨部
二曰奚米部三曰德賢部四曰怒皆部五曰黑流支部後徙居幽
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涼川東去營州五百里西南去

當九百里東南接海山及七姓室韋室韋本有二十餘部達旦

川三千星後徙居琵琶川其近契丹者七姓威殺屬之阿保機姓耶律氏獻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其所居

之耶律恃其疆不啻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

境上求如約如三年一代之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

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

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漢志滑鹽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田水經注大和河自密雲城南東南

流逕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隋鹽世謂之斛鹽城西北

去禦夷城二百里歐陽修曰漢城在安山東南遼河上宋白曰契

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遼澤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淪陷去

幽州一百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陁北界松

隈山東西三十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河保機居漢城在德州西

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

二界相連之地其地遼河上游西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

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女真肅慎

氏之遺種

晉書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昭宗天復三年四年

黑水靺鞨其地也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
界外野處者號生女真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

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契丹之俗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屍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至阿保機始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風俗乃少變云初崔允之募兵實宿衛朱全忠已疑之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允且欲遷天子都洛恐允立異

甲天復四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允專權亂國離別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

已詔責授允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濬州司戶丙午
下詔罪狀允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
三軍事兼判度支允所募兵竝縱遣之以兵部尙書崔遠爲中書

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崔

允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允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
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傳曰崔允死昭宗密許
璨相外無知者口鼻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璨公綽之從孫
按允未死璨已除平章事新舊傳云允死後誤也

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允第殺允

及鄭元規陳班并允所親厚者數人允傾險樂禍先是全忠雖據

河南憚藩鎮之彊未敢遽萌問鼎之志及得允與相結遂取朝權

以成鼎大終移唐祚自古賊臣誤國未有與盜合從覆亡宗社如

允之甚也

考異曰舊傳全忠攻鳳翔允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
之策又曰天子遷宮全忠東歸允以事權在己慮全忠

惠子真代乃與鄭元規謀召致兵甲以扞茂貞爲辭全忠知其意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允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權既失知朱溫僭篡尊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與朱溫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爲計設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溫察之乃陰令部下裝果數千給爲散卒于京師應募允旬日殺閔弓弩梁卒僞示怯懼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允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溫忿不悅又聞允欲挾天子出幸州費溫乃抗言允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求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允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溫子友諒引兵攻允詰旦擒之又攻魏元規于京府擒之崔暹俱獻首岐下賈錄允重世幸相而志欲唐祚按崔允除狡險謀其罪四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京官耳宦官既除全忠兵勢益漲遂有篡奪之心允復欲以誦詐并圖全忠故全忠覺而發之若云唐室因允而亡則可矣慈傳云允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允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允什唐已爲上相滅唐立梁於己何益假令允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云傳首岐下誅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雷步騎萬人何患無兵何必更令作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允猶須此卒允既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耶蓋全忠以允募兵既多或能圖己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允也人

始不知及誅允之際皆
笑出人方知是非卒耳

初朱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

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

事見二百六十卷天復三年

崇本妻美全忠私焉崇本

妻頗愧恥閒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

婦矣無面事君有刀繩而已崇本聞之怒而泣及岐關解全忠東

歸崇本妻亦得西還崇本怨全忠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

忍坐視之乎

李茂貞妻崇本爲子故呼之爲父

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爲

李繼徽

初上在華州

事見二百六十卷及六十一卷

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

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

室以待之至是全忠引軍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

瀆讖旬請上遷都洛陽丁巳上御延喜樓聞奏大驚方下樓見彥

卿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矣

裴樞全忠所薦也

戊午卽驅徙士

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允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

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

續錢賈也言老幼相隨而東若繼之賈錢相屬不絕也

王戊車駕發

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

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爲御營置使以提舉一行事務

御營使之官始此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長安自此遂邱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蓋

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

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

館於興德宮

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爲興德府而以所居府署爲興德宮

謂侍臣曰鄙

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我行悠悠不知竟落何

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乙亥車

駕至陝

考聖曰梁質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上庶出京朕將明日命駕壬戌襄宗發自黎城甲子發華州二月丁

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城日上來觀於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關人心不逞遂往河中以審都邑默靜己酉梁監行至北水洧崔允死是時皆言崔允以下潛誅帝不令東遷詔賜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擢兩邑伯上至葭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駕車離長安是日丁巳下鑿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酉到陝郊戊寅勅上徵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明日東還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還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正月己酉全忠實率師屯河中遺勇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還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洛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齋者賜親督工作辭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自大梁西往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去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謁表至及還宮全忠已移書宰相表稱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延範爲副營使便毀拆宮室沿河而下仍起家民從行食者亦驅馬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己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蹕又曰三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其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身將寇彥卿奉表言處州岐兵士等迫請車駕還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月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宋全忠屯河中乙亥駐蹕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勅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擁脅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還唐都於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宋全忠來朝按

梁寶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寶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日遣士庶出京朕即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編遺作人所錄比唐紀年方得其實而正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日豈能便發長安去陝路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七日太以恩遠寶錄金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長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蹕數日於同月十日至扶風相近今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從之

延全忠入寢室覓何后全忠出后泣謂上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

賊手矣 甲申立皇子禎為端王祈為豐王福為和王禮為登王

祐為嘉王 上遣閒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建以邛州刺史王宗

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

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三月丁

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

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賦既

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以目送意於上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己不飲陽辭而出建謂全忠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瞽恐不

利於公全忠德之乃奏以長安爲佑國軍

光啟三年置佑國軍節度於洛陽今遷都洛陽

故從佑國軍於長安

以建爲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爲匡國節度

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

率藩鎮以圖匡復

考異曰續資運錄天復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丑時襄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綰詔告督楚蜀未云

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到西川領示營內州縣實錄此

月絹詔在四月十日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資運

錄略相應今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

得通矣 楊行密遣錢傳瓌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以淮南行

軍司馬李神福爲鄂兵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

田頌已平故復遣李神福擊杜洪

朱全忠遣使詣行密請舍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夏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

微虫 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

屢遣官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非

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關月

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

九域志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

上之在陝

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

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闔佑之司天監王暉內都知

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斬之

唐末置醫官使以主醫官內都知盛唐如

內侍省之職事也至宋沿唐之制有內侍省

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知副都知元帥指全忠癸卯上憇于穀水

穀水在洛城西

自崔允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

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于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殺水滸日大

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上謁太廟入宮御正殿受朝賀

時以貞觀殿爲正殿

崇勳殿

爲入閣乙巳御光政門

遷洛之後改長樂門爲光政門

赦天下改元天祐更命陝

州曰興唐府季克用以劫天子遷都者朱全忠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王建亦稱天復 詔討李茂貞李繼徽 戊申敕內

諸司惟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室九使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元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甯留後朱友恭爲左

龍武統軍係大節度使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

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爲護國宣武

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朱全忠先爲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鎮節度使以張全義有積年替理洛陽之功今

洛陽建都不爲節度使以天平授全義而已兼忠武爲四鎮

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

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鏐建功

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 更命魏博

曰天雄軍

代宗以魏博爲天雄軍以龐田承嗣至德宗時田悅逆命後復歸田命爲魏博節度使今復舊天雄軍號 癸

亥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十一

起天祐元年五月盡昭宣帝天祐三年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甲子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 帝宴

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

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撻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

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度使趙匡胤遣水軍上峽攻王

建夔州

趙匡胤以襄陽之甲窺夔門夔在三峽上游泝流攻之故曰上峽

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

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縵絕江中流

趙音庚又音更與
縵不同縵音恒

立柵於兩

端謂之鎖峽

六月雨一大雹於彭城高廣與佛寺等入地可丈

餘經月乃消盡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

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命係大節度

使劉鄩棄鄆州引兵屯同州

鄆在鄆州逼近李茂貞繼徽營據
不接故使棄鄆遷屯同州與朱友裕

勢合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

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

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

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

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

場有事則規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

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

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鏗如西川爲

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

北天雄軍節度秦州屬李茂貞

建以女妻之茂貞數

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

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

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

見二百六十三

卷天復三年

見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允曰德王

齒奸帝位

謂爲劉季述所立也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光化三年

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允言

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允賣臣

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

樞密使蔣元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之

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拉下齧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
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李繼徽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揚行密趙
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岐邠以帝有英
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
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
帝在椒殿椒殿皇
后殿也元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
前有急奏軍前西討
行營軍前也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
何以兵爲史太殺之元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甯
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聞之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
年三
十八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皇后后求哀於元暉乃釋
之癸卯蔣元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

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橋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吳丙午皇太子卽位時年十三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

未下會疾病還漢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招討

使泌陽漢湖陽縣地後魏置石馬嶺後訛爲上馬嶺觀元年廢開

元十六年復割湖陽置上馬嶺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北宋

白曰泌陽縣本漢潁陰縣地云云同上唐神福尋卒宣州觀察

使察濠卒楊行密以長子牙內請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時行密

病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

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替慎無亟來爲徐溫召渥張本渥泣謝而

行九月己巳尊皇后爲皇太后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

駱谷軍永壽所以致邪兵自此而南至駱谷所以致岐兵鳳翔邠甯兵竟不出辛未東還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

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

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

於市者甲午全忠奏宋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

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

李彥威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祐二年

叔琮貶白州司戶尋

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

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爲

宣武護國宣毅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

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鎮國節度使宋友

裕薨於黎園行營

光州叛楊行密降宋全忠行密遣兵圍之光

州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

楊行密使其將劉存攻打洪於鄂州

十一月戊辰全忠自

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軍於霍邱

九域志霍邱縣在壽州東一百二十七里

分兵救鄂

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遣廣陵校兵不出職全忠分命諸將大掠

淮南以困之

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

根陳璋見三百六十二卷天復二年

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 初馬殷弟

寶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

爲人沈勇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嘗從容問其兄弟寶對曰馬

殷寶之兄也行密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環偉果非常人常遣汝

歸寶泣辭曰寶孫儒敗卒大王不殺而寵任之非殺身不足以報

湖南地近朝夕嘗得兄聲問足矣寶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歎

曰昔吾見子之貌今吾見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歡通商

賈易有無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歸親餞之於郊寶至長沙殷

天喜表寶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寶曰楊王地廣兵彊

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以通商旅之利般作色曰楊玉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削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畱後朝廷以兵部尙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

諱祥即位更名柝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于曹州四年乃追崇諡號

在位三年爲朱

全忠所篡不改元

五 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

是時壽州治壽春朱全忠自遣

遣諸將進軍之

潤州副練使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

米志誠弩及仁義弓皆爲第一然仁義心輕二人常曰志誠弩十

不當瑾樂之一瑾樂十不當我弓之。每射必命中而後發淮南軍皆畏之不敢近又得士心故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安仁義歸楊行密破趙鎰孫儒平宜霸皆有功能束身自歸當

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眾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乃擲弓於地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

陳詢叛錢鏐事始上卷天復三年

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

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鏐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虜鏐及球以歸。庚午朱全忠命

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
自霍邱引歸二月辛卯至大梁

霍邱至大梁九百餘里

李振至青州王師

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爲

青州留後 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爲太師致仕

全昱全忠之兄也繼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 是日社

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 全忠使蔣元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

立者以修曆五戊則社日

隸王昶慶王禎沂王禕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禛雅王禎瓊王祥置

酒九山池

九山池在洛苑中

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遣其將

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

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

僖宗光啟二年杜洪據鄂州至是而亡

行密以存

爲鄂岳觀察使 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

和陵在河南懷慶縣

山是年更名太平山廟號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 戊

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 孤損

政事耳靜海軍治交州在嶺海之外損安得至邪 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

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竝罷政

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

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

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璨奏以爲太常卿

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 太常卿掌禮樂故曰樂卿 恐非元帥之旨

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眞純不入浮

薄之黨 裴樞第 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

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係也 楊收見懿宗紀爲相以罪

死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 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壬辰河

東都押牙蓋寓卒遣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 夏四

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甲辰出北河貫文昌長三丈餘 淮南將

闕雅會衢睦兵攻婺州 光化三年田頵取婺州既而頵爲楊行密所攻錢鏐又取之 錢鏐使其

弟鏐將兵救之 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甲

午行之 爲朱全忠殺柳璨蔣元暉張本 乙丑彗星出軒轅大角及於天市垣光

耀殿猛其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

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

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誑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

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

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
棧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尙書
陸展爲濮州司戶工部尙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
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濮州司戶自餘或門胄
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
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龍州司戶

劉

日龍州治瀋水縣本漢瑞溪縣地晉分瑞溪立龍鄉縣隋改龍鄉爲平原縣又改爲龍水唐牛勣旣置龍州獨孤損爲

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

好於王建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趙崇王

贊等竝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

白馬驛

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

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

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
 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
 時人謂之鷗臬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
 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眾莫應有遊客
 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
 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夾榆今之田榆也生田陸潤其皮頑塊其
 肉理望轂而赤澗以為器堅而耐久車轂
眾輻所羨其木宜堅緻者曰槐曰
 梓榆宜作車轂爾雅云白棗也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尙何
 待左右數十人掉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己丑司空致仕裴贄
 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
 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
 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平泉莊李德裕有平
 泉莊在河南

尉界德裕平泉記曰先公曉思馬法伊川吉於是有意居河洛之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嘉荆棘驅逐狎而為之康駢曰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詔下未至賈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

柳遜貶曹州司馬 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

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為羅紹成休牙將張本時劉守文據滄州 八月王

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

于金州 馮行襲附朱全忠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

建結昏乙未遣武甯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

繼之 考異曰梁太祖賈鋒將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帥前軍討匡凝于冀州辛未帝南征賈實錄七月全

忠奏匡凝擅通好西川淮南又遣弟專領荆南請削奪官爵已遣都將楊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造錄八月壬辰先抽

武甯楊師厚是日到乃伐冀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甲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乙亥上領親從步騎率大軍之後厚夜宿尉氏今

從之詳史太祖將圍禪代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馬叔對使者流涕答以受附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

太福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
表臣疑罪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于洛陽臣疑與行密等
移檄諸道共討之全忠安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信攻陷溫州

可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考異曰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

張惠奔福州

天復三年張惠據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

時據福州自溫州南出平陽縣渡海浦卽福州界九域志溫州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三十里

錢

繆遣方永珍救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臨淮司空圖兼官

居虞鄉王官谷

王官谷在虞鄉縣中條山

昭宗屢徵之不起至是柳璨希朱全

忠旨欲陷害舊族乃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

笏失儀璨乃復下詔曰圖俊造登科朱紫昇鏡旣養高以倣代類

移山而釣名志樂漱流心輕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

載思當徇幽棲之志可放還山圖旣還山乃豫爲壽藏終制故人

來者引之曠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規之曰達人觀幽顯一

致吾甯蹙遊此中哉君何不廣之甚也每出則布衣鳩杖以女家人鬻蠶自隨歲時邨社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會無做色嘗爲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之虞鄉市上任人取之一日而盡時盜寇縱橫所過殘滅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者皆得全

楊師厚攻下唐鄆復郢隨均房七州

七州皆忠義軍巡屬

朱全忠軍於漢

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

襄州穀城縣有陰城鎮按舊史陰谷口在襄州西六

十癸亥引兵度漢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師厚與戰大

破之遂傅襄州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

廣陵

僖宗中和四年趙德諱據襄州傅子匡凝至是而亡

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

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

我乎匡凝 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

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弟禔爲潁王

禔音是又

音提衣

祐爲蔡王

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帥眾二萬乘城奔

成都

天復三年趙匡

疑遣匡明據

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爲山南

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

荆南軍府

至樂鄉

九域志江陵府長

荆南

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爲荆南留後全忠尋表

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

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

僖宗大順二年馮行襲

遂歸于朱全

九域志

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

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宋白曰渠州春秋巴國索城巴置巴郡

渠渠大開三年於郡理置渠州巴州亦漢宕渠地後漢分宕渠北

界置漢昌縣今州理是也後魏于漢昌縣理置火谷郡又于郡北

置巴州開州漢胸縣地後漢建安二年分胸縣

西北界漢豐縣後周道開江郡隋改郡爲開州

乙酉詔更用

十一月癸酉親郊 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

楊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欽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爲衢婺副

招討使璋攻暨陽

暨陽卽世州諸暨縣也與婺州東陽縣接壤

兩浙將方智敗之智進

攻婺州

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 楊

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及行密寢疾命節

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恣直

恣音息又音充

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

擊毬飲酒

楊渥時守宣州 盍加官司徒

非係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

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

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顛言於行密曰王

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

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謂幕僚嚴可求眾

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溼今忍死待

之可求與徐溫詣隱猶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

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

為宣州觀察使茂章本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

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謂白善忽變

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謂荆襄關

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懼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

而動不聽改昭信軍為戎昭軍仍割均州隸之昭信軍本道于

建所取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棗陽縣屬均州自漢陽

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

周武帝改郢州為申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為西陽縣魏置弋陽郡

梁末于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為淮南節度移為光州

九域志自申州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大廟碑錄
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涉申光暨壽春之番邸駐
焉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眾二十萬趨光
壽被十月丙辰朔無王申梁實錄談今從編遺錄

道險狹塗淥

人馬疲乏士卒尙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

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

柴再用汝陽人也
故以衣錦昭之

不下且屠城再用嚴

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

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畱其城東旬日而去

起居郎蘇楷禮部尙書循之子也素無才行乾甯中登進士第昭

宗獲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常慙恨甲午楷帥同列羅衮燭鼎

上言論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諡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事下

太常丁酉張廷範奏改諡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稽

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

承制以溷爲淮南甯後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

遇雨比及壽州

九城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

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

陷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

淮水流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正陽鎮東正陽屬壽州安豐縣界

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

以朱全忠父名誠故改成德爲武順

十

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川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糧

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于傳祕密

使穰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

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

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尙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

王殷趙殷衡疾元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元暉璨等

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元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

時朱全忠在
書春行營

全忠曰汝曾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

不能作天子邪元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元暉與
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
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

叱之曰奴果反矣元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

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

裴迪先至為存行營從全忠還大梁自大梁還信陽

道全忠語

曰柳璨蔣元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

正月上辛 壬申趙匡明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 昭宗之喪

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

莊為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

武定節度使治洋州蜀之東北鄰也故使諭卿

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

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

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

還 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葬

年五十四考異曰十國紀年注吳錄唐烈祖實錄及吳史官王振撰

楊本紀皆云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纂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蘇州覆河東謀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遺書往

淮南十一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顛行密神道碑設文圭行密墓誌游恭還墓誌皆云

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丙申卒辭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弼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

明年二月疑顏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發疾付差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爲行密卒王振沈頌設文圭游恭

皆什吳而紀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應傳聞將佐其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

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宏農郡王

楊行密請李儼

承制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二年 柳璨蔣元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

懷憤已禮部尙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

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

毅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秦甯

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甯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

宣武領汴宋亳

單宣義領汝鄭滑天平領邢曹濮濟護置領河中晉絳慈恩天雄

領魏博貝衛遼相武順鎮鎮冀深趙佑國領京北府華河陽領孟

懷義武領定邢易昭義軍領路澤休魏領邢洛磁戎昭領金均房

武定領洋秦甯領交沂密平盧領青淄齊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

國領同鎮國領陝誠武甯領徐宿忠義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

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元暉齋手詔詣全忠

諭指癸巳元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

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

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元暉張廷範朝夕

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虔阿秋達意

元暉語以它曰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諧元暉云與

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

何太后時

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元暉及豐德庫使應項御廚使朱建武繫

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

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

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元暉杖殺應項朱建武庚子省樞密

使及宣徽南院使獨道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

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侍朝

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命百

僚周隋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

事凡朝引客立于殿庭至天祐三年詔曰宮嬪女職本闕內任今

後遇延英坐日麗令小黃門咸引追削蔣元暉爲凶逆百姓令
從宮人不得出內正是年詔赦也
河南府揭尸於都門外聚眾焚之元暉既死王殷趙殷衡又誣元

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已西全忠密令般股衡害
太后於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
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幸
闕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
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
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西川將王宗朗不
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稱
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定軍 陳詢不能守
睦州奔于廣陵 爲兩浙兵所逼也僖宗中和四年陳晟棄睦州至詢而敗 淮南招討使陶雅入
據其城 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帳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
茂章不與渥怒謀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愔等將兵襲之 湖

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 召濮州司馬韓偓

爲翰林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卒後審知聞

其家箱笥頗多而緘鏘甚固意其必多珍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

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尙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泣然而

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鑿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娥

秉燭以送歸院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

嗣天祐三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

于宗高谷將擊嗚末及取涼州

趙珂聚米圖經曰靈武自習
陂山路過西至涼州九百里

李

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帥眾奔兩浙親兵上蔡刁彥能

留從以母老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道左彥能抱母泣告茂章曰

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而許之彥

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考異曰賈蒙初雖傳後上藍院僧爲子日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

其城今從十國紀年吳史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

於魏

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

併屬山南東道

以武定節度使

馮行襲爲匡國節度使

馮行襲自均州徙司州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

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六月甲申復以忠

義軍爲山南東道

唐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

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

岐數有戰爭

九域志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七十五里西至鳳翔二百九里

秦徙佑國節度使韓

建於淄青

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

以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

師爲佑國節度使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

博瀛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

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

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魏州領貴鄉元城魏館陶冠氏莘鄆城昌樂臨河洹水武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州州領安陽鄆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衛州領汲衛其城新鄉黎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滏州領頓邱清豐觀城臨黃四縣滑州出錫爲之

又譯錯爲誤羅以殺牙兵之誤取錯爲爲喻

壬申全忠至大梁

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鎮匡時果遣

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

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

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

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朱全忠以幽掄相首尾爲魏忠

幽劉仁恭弟劉守文

父了相爲首尾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

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

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木兩浙兵取衢州

淮南與浙

人爭發睦州三州至是復悉歸于錢氏淮南裨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

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已至此吾事畢矣何爲復戰

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

中道設伏大破之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

州軍於長蘆

杜佑曰滄州長蘆縣漢參蘆縣地宋廢縣爲長蘆鎮屬清池縣

滄人不出羅紹威饋

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

供酒饌帷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秦裴拔洪州虜鍾

匡時等五千人以歸

僖宗中和二年鍾傳嘗許州至匡時而亡

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

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淮南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鳳

翔保塞彰義保天之兵攻夏州

改正保大通鑑誤作保義若保義軍領邢希範在山東而保大軍領

鄆坊與鄆城等鎮皆在關西也今改正

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

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

坊州保大軍巡屬也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

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

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

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

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無不文

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

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

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于幽州父

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

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

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

制封拜

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但請假俸依趙廣鏡唐良臣張
或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蜀漢喉衿上不暇從也其後

嚴張瑛京兆少尹以調畿內粟米表李愬光降將孟涉段威勇以
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鄭畋便宜從事見二白五十四卷僖宗廣
明元 仍以勝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

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勳諫曰今天下之

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

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

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

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

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

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夏州告急

於朱全忠戍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貞救之季繼徽將六

鎮之兵五萬軍於美原

據上文則李繼徽所將者五鎮之兵耳蓋併將聚龍之兵爲六鎮

知俊等

擊之繼徽大敗歸於州州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荆南雷後

賀懷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

高季昌自

世遂據

有荆南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

福自此遂委

質于高季昌則兵引去

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乘勝

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爲保義節度使西

軍自是不振

西軍謂鄜岐軍也

湖州刺史高彥卒子禮代之 十二月

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茂章詔以茂章領雷國節度使

考吳日辭

居正五代史保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鎮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修五代史曰饒表景仁爲宣州節度使今從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

潞州

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興德府復爲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

商州隸佑國軍

併同華爲一漢割金商以隸佑國皆欲厚其資力以扞外敵

初昭宗凶計至

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

會舉軍降於河東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迎降會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爲潞帥居正五代史

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

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畱後會

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

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

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

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在旦夕遽以潞州

內無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于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暱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還洛都一正唐室全忠之

篡事不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

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爲之語數困以

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吉州刺史彭玕

遣使請降於湖南

鍾氏既亡故彭玕請降於馬氏

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吉

州刺史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

乃曲行頃之分爲二